



88815



萬齋隨筆卷三

金壇馮煦

世運乘除佛有成住曩空之說朴生嘗謂美德日為成國英法為住國我為壞國予謂我至今日已為空國而當國者且以為成國也哀哉

金季屏山論學者云內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辯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堯峰謂其深中學者之病諒哉

隨筆二

鐵網珊瑚云江皋寄傲圖乃石田先生八十二歲時作筆力高簡前無古人其畫遠山近水秀色欲滴坡陀之上密樹陰陰下一人閒坐小艇弄笛意甚適也人生至此世閒尚何有名利可言桃源中人云不足為外人道余轉一語云卽道之外人那得知案此中旨趣予自謂能知之而世網纏縛末由自脫每誦此語輒為神往

鐵網珊瑚又云余嘗有偈云今朝已作龐居士昨日空懸盛仲交寄語旁人高著眼從前不是舊皮毛飢來飽食三飡飯寒到先營一領裘此外世情都不管任他車馬自春秋蓋有感而發也世之逐逐狂馳者三復是偈其亦有啗焉若喪者乎

陽明與黃宗賢書云士風日媮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仕途如爛泥坑沒入其中鮮易復出吾

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案陽明生明之中葉其言已如是若今之仕途匪唯爛泥坑直是糞壤匪唯失腳且將滅頂而沒入其中者猶施施自得使陽明見之又不知作何語矣

顧涇陽謂荆公說的是最上第一等道理作的是最下第一等句當卒之兩下挂空萬事瓦裂禍端蔓延夷狄且乘之矣今之荆公比比而是其操行學術又下荆公遠甚乘之者直且莫耳可爲危竦

今京城有一等厲素以鑽刺爲生見時尙道學旋取近思錄性學源流等書剽竊其語置牙頰間以誑惑人聽外示雍容內實急於進取口談道義心實巧於逢迎此宋俞文

隨筆三

二

豹吹劍錄語也予往在翰林時某相方掌院事以講學自標異一時從風而靡誠有如文豹所譏者庚子之禍某相頗有力卒亦不保其身皆偽學之害也

王元美與徐子與書云山樓是勝事稍一營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小一殉人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爲俗子所嬈則亦苦海予閱世數十年所見負盛名稱選事者非不傾倒一時其能免於元美所譏者蓋亦幾矣

錢梅溪云官賤而民貴則天下治官貴而民賤則天下亂官貴而民賤則天地開官賤而民賤則天地閉案戴星出入先之勞之官賤矣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民貴矣天下安

得不治高拱堂皇不可侵犯官貴矣官爲祜徂民爲魚肉  
民賤矣天下安得不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官貴矣天下  
興亡匹夫有責民亦貴矣天地安得不開通侯爛羊職方  
如狗官賤矣步武暴秦以愚黔首民亦賤矣天地安得不  
閉凡若此者縱覽史策捷於影響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范書黨錮傳敘云霸德旣衰狙詐萌起疆者以決勝爲雄  
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  
瑞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而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  
以要能而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喬萊氏之傳易解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也亦云負且乘者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  
夫小人何由而乘君子之器哉蓋大難旣解之後有功者

隨筆三

三

不必皆有德之人也有位者不必皆有功之士也譬唐肅  
代時安史之難旣解少陵詩云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  
化爲侯王又云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是也故斯義於  
解之三爻發之案蔚宗論史石林傳經千百許年如出一  
轍後之規世變者可以鑑矣

後漢李固上疏有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  
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案今之風尙亦皆貴少賤  
老其於朝會少年邪宿儒邪非局外所敢知無亦有爲固  
所歎息者乎  
偶讀劉誠意詩有題村樂圖云天下農夫總供給隴畝不  
得安鋤穰市中食物貴百倍一家之價過於牛魚鹽菜菓

悉賈米官幣束閣若贅瘤朝餐僅了愁夕膳誰復有酒澆  
其喉詞旨沈痛若躬被者世衰民困互千古如一日也噫  
鄂中吳光耀云今之害天下者三流一居心刻薄之小人  
一專意詐僞之老猾一不知辦事甘苦之少年微幸一已  
之功名嘗試萬民之性命光耀蜀中舊雨聞此語時殆將  
十年其所謂三流者翩肩疊趾執國魁柄而少年唯甚若  
再遇光耀更不知作何語矣觀世曰夏外泰時志大其言  
南雷諸敬槐壽序云數十年來人心以機械變詐爲事士  
農工商爲業不同而主於賺人一也賺人之法其柔險亦  
不同而主於取非其有一也故鑊錮之藏於中者今則流  
血千里矣饕餮之火炎而焚舍踰牆之穢積而穿墉川瀆

隨筆三

四

並決而莫之塞游蹟蹂躪而莫之禁也是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蓋人心如鏡今日之禍其影現於鏡中者已數十年  
矣又何怪其然乎南雷生明季所見如此遷流至今人心  
之影現於鏡中者視南雷所見是一是二識者當能辨之  
魏傅嘏之論夏侯宏何晏鄧鸞也曰夏侯泰初志大其量  
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  
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宏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而  
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讐妬前無親以吾  
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於戲士有才氣橫溢足以傾倒一  
世然窺其隱散究其終始與此三人者毋亦有不謀而同  
然者邪

國初廬陵張學士貞生撰聖門戒律八條一穿箭之類多方鑽刺者是一患得患失鄙夫黃綠獵進者是一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龍斷賤丈夫據爲奇貨者是一播閒之人望門干謁者是一無忌憚小人侮法作姦者是一德之賊游移不定者是一不遠禽獸淫蕩無恥者是降至今日世衰道微廉恥剝喪三事大夫下至一節之士其能不干戒律者有幾人哉噫云有爲之者蓋與此亦當思德曹蘇劉今之職官有本官卑而進秩視某官者則曰加某官銜視某品者則曰加某品銜而不知官銜所自始案唐書百官志高宗以後改易官名以黃門侍郎郭待舉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此銜所自始因話錄

隨筆三

五

韓僕射泉爲京兆尹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稱官銜畢而誤呼先相公名此官銜所自始白居易詩官銜俱是客曹郎李商隱詩官銜同畫餅皮日休詩一日官銜下玉除皆是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官銜之名蓋與近代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所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案易所云資歷與今引見之綠頭籤謂長官之履歷正同唐書車服志三品以上服綬以鶻銜瑞草雁銜綬帶及雙

孔雀此殆今補服之權輿與

今之京外官所居皆謂之衙門而不知衙門所自始案舊唐書憲宗紀武元衡奏正衙待制官本置此官以待問比來正衙多不奏事又地理志河南道東都明堂之西有武成殿卽正衙聽政之所也五代史李琪傳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不御前殿而御紫宸則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此衙之所始然爲天子所御非百官也唐書兵志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舊唐書輿服志文官五官以上六品以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諸州縣長官在公衙亦準此白居易詩白頭老

隨筆三

六

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又城上鼙鼓朝衙復晚衙此官衙之所始然北史長孫晟傳煬帝引晟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此則唐以前已有衙稱矣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牙爪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爲衙今官之所居者謂之署按國語魯語署位之表也注署者位之表識也又曰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又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此正今官署所本又謂之宅魯語文公欲

馳孟文子之宅住宅有司所居也今則官居曰署私居曰宅與古異矣

今官之有職者謂之缺案文選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注引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當爲缺字所本

泰東西之禮莫重于三鞠躬施之君上則然案鞠躬之禮中國亦有之船山識小錄下吏見上官三鞠躬而退卑者一鞠躬而退衙官見監司則趨出不鞠躬蓋三鞠躬之禮前明以見上官泰東西則以見君上且或一或三或否輕重之施亦異

今之仕者凡先爲長官後雖進而同列或躋而上之相見

隨筆三

猶自稱舊屬船山識小錄云臺省于其同官舊爲屬吏者稱舊屬而擢翰林吏部給事御史則一受命卽絕屬體所云絕屬禮者在前明則然今則外吏罷行取無擢吏部給事御史之時翰林又爲清班非雜流所能與則舊屬之稱止行之外臺矣前明又有舊寅識小錄中書舍人在衙門不稱寅選他官顯于後授者稱舊寅行人雖登入舊治識小錄曾爲部臣長吏之稱座於初授者皆稱舊寅者稱舊治始終以之

今則無矣

識小錄云都御史巡撫地方御史出巡按雖軍務軍儲止

行司道轉下府州縣無徑下府之理天啟開貴州安酋之亂川湖雲貴總督一

差使至衡州催餉郡守以不行藩司而徑下府杖其人而驅之公事且然歲節生辰陞遷

不稱賀畫一之法無有踰者知府以下敢以儀物上交撫

按者崇禎末之亂政也明初重墨吏之罰遷流至叔季猶不敢挾私以媚上匪獨其法之畫一抑亦風氣近古士大夫羞惡之心未盡泯也

昔之鄉會試卷其於父母俱存書具慶下俱沒書永感下案詩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揮麈前錄安厓卿在政府父尙康甯且具慶焉黃潛槍竿嶺詩居人誇具慶游子慚叱馭此具慶所本也唐創業起居注隋少帝詔閔子小子奄紹不愆哀號永感五情糜潰儲光羲詩易成戚離居難重陳永感此永感所本也

宋周輝清波雜志唐處士張臬云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是爲養身之要范忠宣云唯儉可以助廉唯

隨筆三

八

恕可以成德是爲修身之要案此一則學者當三復之集賢僊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案此宋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詩也熱中仕宦者讀之真一服清涼散也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張廷老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案常熟翁松禪師亦蚤起三跪九叩者九至七十亦健甚殆本此者

今之新學每言自由而不知二字所始案唐裴廷裕東觀奏記太宗語文德皇后曰魏徵每廷辱我使我嘗不得自由自由二字殆卽始於此邪蓋意在任情縱欲無所檢制

也

宋魏泰東軒筆錄御史闢吏語范中丞諷云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沈括夢溪筆談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人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案二則皆用人之法

孟子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無曠土也古者士農工商各有恆業無游民也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觀此則曠土游民古皆有罰故地無餘利人無餘

隨筆三

九

力而風俗朴茂家給人足今則所至皆曠土所值皆游民土曠則生者寡民游則食者眾生寡食眾則弱者尙機變強者務攘奪而世變不可勝窮矣

異端之義言人人殊明王汝止云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陽明亦云與愚夫愚婦同者爲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爲異端並簡當精切不煩言而解矣

淮南一編雖薈萃眾說而成然其悲憤當世鬱不得申亦時託於道術杳冥恍惚之辭以亂之予讀覽冥訓之卒章其難言之隱昭然若揭云黃帝之治不逮伏羲女媧慨古道之不復也云夏桀之失道至七國而極嗟世運之日降

也云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而終之以修伏羲之迹反五帝之道則甯規於頌也頌武帝矣而繼以伏羲女媧虛無純一不嚶喋苛事又繼以申韓商鞅之治拔根棄本殆刺武尚酷吏也爭錐刀之末殆刺武任桑孔行平準均輸也斬艾百姓殆刺武務邊功也羿請不死之藥殆刺武好神仙也其頌武帝也如彼其刺武帝也又如此孰謂淮南非有心人哉且此訓皆闡天人相感之理而以瞽師降神庶女叫天發端憂時哀遇之情尤可於言外得之矣世有文采風流謏聞動眾者輒曰名士不知名士者必其抱負足以名一世而後可也若今之名士浮薄耳放恣耳

隨筆三

十

挾其一得傲然自足授之以事曾無尺寸之效其甚者號召徒黨藉異說以自張敢以鼓狂蔑聖樹斯道之敵喪彝檢敗俗尚士何貴有此名邪蟄居山澤高尚其事者輒曰隱士不知隱士猶潛龍也龍非能神不能潛士非能見不能隱故龍必有興雲雨澤萬物之功用陽方在下而後謂之潛龍士必有夷屯難匡九有之經濟世不我知而後謂之隱士不則黃冠卉服三家村學究皆隱士矣三代而下不媿名士隱士者諸葛公一人耳躬耕南陽不求聞達隱士也綸巾羽扇抱膝長吟名士也而伏龍一目水鏡稱之三分鼎足決於立談一出一處迴絕雲霄彼王夷甫殷深源之名士既有媿於虛聲雖許由務光之隱士有堯舜之

讓矣其信足以勝天下之重不敢知毋亦有知其難而去之者邪若諸葛者邈乎希矣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然論語又曰多聞闕疑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非耳學邪且單文曰學重文曰學問小戴禮學記篇亦善學善問並舉明學與問不可闕一也凡思之目疑問居其一以舜之智而察邇言孔子之聖而兩端之竭必待叩於空空之鄙夫顏子亦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舜孔顏而下其蓄疑以待問必有左右逢原者正不得以耳學爲諱也蓋學者誦述六藝皆古人之陳言也苟並吾世而有魁儒碩師舉其躬行心得以相詔口講指畫委曲詳盡視簡編所載其得之也較切其入之也較深傳

隨筆三

十一

經之有家法掌史之有世官授受相承非此義也邪今之學者於許氏慎說文奉之與六經並尊攷證家卽引之以釋經然說文一書本李斯小篆六經定於孔子其時斯篆未出皆倉頡所制之古文與小篆非出一轍漢儒之通小學識古文者張氏敞及其外孫之子杜氏林揚氏雄皆在許氏之前其所謂小學者皆以通古文非只知小篆也漢藝文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觀此則亦非謂小篆之謂楊氏杜氏並有倉頡訓纂爲時所稱卽以小篆論楊氏杜氏亦各有說而許氏說則漢儒不甚重之亦未有據以釋經者六代古籍散佚楊氏杜氏之書不傳於世而說文歸然獨存

後之著古者舍說文無他書故日益相尙其實古文與小篆之見於今者多絕不相肖其誼卽有未可通者說文中閒附古文寥寥無幾其自敘云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又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是許氏於六經之古文亦未嘗自信其盡通而後人必以之釋經不獨誣六經其誣許氏亦甚矣然則許氏之說旣未得倉頡之意後人引許氏之說以釋六經又未得許氏之意漢之石經猶有三體豈專以小篆爲長六書之誼闕一不可而許氏所說半象形諧聲其四者皆略是亦許氏一家之言非盡合於六書也要之小學之書世存者尅後學求古文而不得得小篆斯可矣小篆求他家書而不得得許氏說斯可矣以之爲攷古之一助誠不可闕然必主於一是忘其非古文遷就之以釋經毋乃過與

隨筆三

三

又案斯作小篆其時有程氏逸亦作小篆與斯篆並行許氏所載之文孰爲斯孰爲逸今不得而別白之矣  
又案六經中以也字爲辭者眾而許氏注則爲女陰其說斷不可通又母字從女有姦之者亦紆迴而俚蓋許氏之書一字只主一說故有窒而不通之處也

楚金說文解字韻譜部分有與廣韻異者蓋用李氏舟切韻也上平聲二十七部廣韻二十八部十六開廣韻作哈二十一殷廣韻作欣廣韻痕第二十四韻譜無以寒爲二

十四部故闕其一也下平聲同二十九部三宣廣韻無二十六沾廣韻作添第二十五廣韻凡第二十九韻譜無上聲同五十五部九嘆十莽廣韻嘆作慶莽作炆二十五縮廣韻作潛二十八獮廣韻作獮或體也三十二顛廣韻作皓五十二湛廣韻無廣韻謙第五十三韻譜無五十三檻廣韻第五十四五十四儼廣韻第五十二五十五范廣韻作范去聲同六十部二十二醇廣韻作稭二十四斬廣韻作焮三十一閒廣韻作禰四十三敬廣韻作映四十八墜廣韻作墜廣韻礮第五十七韻譜無而五十九爲醜部醜卽礮之正字也入聲同三十四部十五轄廣韻作鍔或體也三十四法廣韻作乏凡廣韻二百六部韻譜二百五部

隨筆三

三

蓋孫愐唐韻李舟切韻今皆不傳唐韻存於大徐說文切韻存於是譜鼎臣雍熙四年正月序云又得李舟切韻多所補益疑者以李氏切韻爲正是其部分切音有與廣韻異者皆切韻也李調元氏云是二書者一以存愐韻一以存舟韻不特爲許氏功臣已也知言哉知言哉

今令甲男子皆薙髮諺曰剃頭剃字不古當爲髻亦爲鬚說文髻鬚髮也从髟弟聲大人曰髻小兒曰鬚盡及身毛曰鬚段氏玉裁注引周禮雉氏注曰雉讀如髻小兒頭之髻韓非曰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亦髻也是剔當爲髻也又說文鬚髻髮也二文互訓義得相通且漢書惠帝紀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

加肉刑髮鬻也鬻音他計反與鬚正同是剃亦爲鬻也蓋連文則鬻髮鬻三者各義散文則鬻可訓鬻鬻亦可作鬻也剃文雖不古然廣韻重文已載之鼎臣說文注亦云今俗別作剃則其來亦蘊矣

今髮少者聚他人髮益之諺曰假不知當爲何文疑爲紒一聲之轉卽說文髻字注簪結也而少牢饋食禮主婦被

錫注古者或鬻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是古

已有之矣易謂之弗既濟婦喪其弗詩謂之鬣詩君子偕

也箋鬣亦謂之被釋文董作鬣禮謂之次說文作髮

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次亦謂之被錫少牢饋食禮

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鬣段氏玉裁据庸風正義引髮益

爲髮鬣說文解字謂之髮髮也釋名髮被也髮少者得以

被助其廣韻謂之髻十六哈髻鬻婦人蓋弗鬣被次髻皆

髮也偽髻出證俗文蓋弗鬣被次髻皆

髮也聲近得相通耳

賁凡十音其誼亦各別說文賁飾也音彼義反此以易卦

爲訓也然書盤庚用弘兹賁注弘賁皆大也音扶云反詩

賁鼓維鏞傳賁大鼓也音符云反竝與許異案賁當以墳

爲本音而臂爲別音大爲正詁而飾爲旁詁何明之以字

之得賁聲者明之賁从土爲墳詩羊墳首左昭十二年

傳是能讀三墳五典傳注竝云大也从水爲瀆爾雅汝爲

瀆注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詩敦彼淮瀆段氏玉裁以

爲當从毛大防之訓从草爲薺禮記內則菽麥薺釋文薺

大麻子从麻之廣猶薺也从羊爲羴廣雅土羊謂之羴羊

隨筆三

淮南汜論作墳則亦當訓大矣从豕爲豨易大畜豨豕之  
牙虞注劇豕稱豨劇訓甚訓繁多猶大也从鼓省爲鼓爾  
雅大鼓謂之鼓卽詩之賁鼓也从人爲僨國語周語高位  
實疾僨漢書五行志僨作顛說文顛天也而天爲一大以  
心爲憤莊子盜跖釋文憤滿也方言十二憤盈也盈滿竝  
有大義从囟爲臏素問諸氣臏鬱注臏謂臏滿滿亦大也  
从車爲輶文選長楊賦碎輶輶李善引服虔注云輶輶百  
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云可寢處是亦大車矣得賁聲而  
有大義者凡十有一文豈其子皆訓大音墳而母轉訓飾  
音臂邪蓋此賁說文當別建一部凡賁之屬皆从之不當  
附貝下也

隨筆三

五

今所著背心古謂之半臂亦謂之兩當按卽劉熙釋名之  
汗衣也釋衣服汗衣云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  
裁足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云覆胸背正與今背  
心多不言羞鄙於袒是古只當暑爲褻服非若今之四時  
皆服且表而出之耳

禮經有出母之服而無嫁母之服後儒謂出母得罪於父  
且爲之服嫁母未得罪於父豈反不爲之服每疑禮經之  
闕然出有惡疾無子定之於天且有蒸藜叱狗細故而出  
者其情猶可原又見出於父或非其子之心所安而嫁母  
則自絕於父豈得謂無罪乎特欲欺其死父耳卽以嫁與  
出論嫁母之不奉祭祀不事舅姑非不孝乎不撫所遺之

子女而去之非淫乎禮經之無其文正絕其母子之誼也  
顧先儒皆鮮此說獨杜氏通典所載漢石渠議韋玄成之  
議與成帝之制略相視云又禮經繼母嫁而從之者則更  
當爲之服以其有撫之恩而未絕於子也若嫁而不從  
則自與子絕又何服乎不詳諸書今卷六八四七  
今之學者多自名爲漢學其實宋學也何則今所稱漢學  
者其略有四曰說文曰攷據曰金石曰校勘說文一書漢  
儒不甚稱之亦無引以釋經者唐以前尙無專注至宋二  
徐氏始爲之注後乃大顯是說文之學宋學也唐以前之  
說經者但通其大義未嘗毛舉細故至宋儒一名一物考  
覈辨證至纖至悉是攷據之學宋學也金石之書前未有

隨筆二

聞宋歐陽氏爲之創而趙氏洪氏繼之後益曼衍是金石  
之學亦宋學也若校勘之例則始於紫陽之韓文考異是  
校勘之學亦宋學也所學皆宋學而攷宋不遺餘力不亦  
忘其所自出而反相噬乎而猶自託於絕不相攷之漢儒  
亦又強顏矣

小戴記王制篇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  
寸爲步以算畝數里數不能盡合今按六尺四寸當作六  
尺六寸以算法求畝法以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又  
以百畝乘之爲實以今步六尺六寸自乘得四十三尺五  
十六寸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一百四十六畝不盡四零二  
四求里法以古步八尺與百里相乘爲實以今步六尺六

寸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一里不盡一四雖畝數里數畸零亦不能合而大數則同且古法尙疏安知非棄其餘分也所以知六尺四寸當作六尺六寸者禮攷工記車人爲乘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據此明謂六尺六寸卽步數而六尺六寸卽乘形三曲之和數也鄭注云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是使經文辭意隔絕而六尺誠爲添設矣推之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輪崇輿廣衡長參如一亦六尺有六寸戈秘六尺有六寸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弓長六尺有六寸皆與步相中之數也六尺爲步者秦法也

隨筆三

七

司馬法稱六尺爲步商君治秦步過六尺者罰始皇本紀稱數以六爲紀是六尺爲步實秦法六尺六寸爲步者周禮之制也至六寸誤作四寸遂令古今互求雖經生亦不能密和猶幸有大數可稽又有攷工確證故一代之制不終爲說經家汨沒也

往者治經擬爲三書一用魏鶴山七經要義例於十三經注疏各爲要刪附以通志堂諸刻及本朝說經之善者但取明通無事博奧曰羣經小疏一用陳蘭浦漢儒通義例刺取注疏中微言大義以通漢宋之郵曰羣經微言一用朱竹垞經義攷例都本朝說經之善者條舉而件繫之曰續經義攷三者用力不多而資益於世者甚遠僕僕塵壑

未皇卒業今衰矣敢以望世之有志經術者

今之言古文者有桐城陽湖二派陽湖首皋文然皋文亦有二派一學漢賦一學八家未及爲一鑪之冶也其後方董諸子駢文確有宗旨而古文則無憚子居爲古文矣而後無繼者不能別樹一幟也唯仁之和之龔邵陽之魏益陽之湯以先秦諸子之法爲論辨之文則似別闢町畦幾與桐城犄角矣

今之主桐城者於國初諸老均有微辭雖南雷船山皆不與以古文一席不知諸老在方姚未出之先世且無桐城又可以我法繩之邪

天一生水爲方輿之大綱禹貢班志而外惟水經注一書

隨筆三

六

然詳北略南且古今有變遷之異黃氏宗義爲今水經又詳南略北意在簡括未云無遺齊氏召南水道提綱差爲具體然所本者乾隆內府輿圖但在知今未遑攷古則亦非盡善也嘗欲更爲今水經一編以胡氏一統輿圖爲主而以趙釋水經注及顧氏方輿紀要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一一疏通證明之大率有四一古有今無者一古無今有者一名同而實異者一名異而實同者

新城尙書天賦旣優學力亦邃字模句仿訢合於古幾無一字及唐以下者其聲調之諧色澤之腴足以凌跨一代然學之不善則有有貌無神之病且弄月嘲風模山範水千篇一律於真實處亦無當也卽以尙書論世丁易代之

交身在顧問之選而絕無一詩繫乎政治民俗可備太史之掌蓋亦捐本而登枝者也

新城七言絕一體奄有唐宋元明四代之長而自出鑪冶集中上上乘也七言律以盛唐之格而又以蘊藉出之亦其次也

七言歌行李唐厥有五體唐初四傑博麗爲宗出以排比一也王李高岑格高調遠而猶有含蓄不盡之致二也李杜沈鬱頓挫變化不測爲七言極則三也退之具搖嶽凌滄之氣詩如其文四也長慶一編爲後之濫觴五也

七言歌行在先唐亦有一體漢武之柏梁魏文之燕歌梁之白紵一句一韻此一體也鮑明遠行路難諸篇開七言

隨筆三

九

之先河後有作者莫能外越張天如謂爲李杜高曾洵知言哉

梅邨學長慶驚才絕豔辟易前載且身丁易代多黍離麥秀之感讀之懷楚動人殆有過長慶也湯卿謀先生謂人所最不堪者曰遺老弔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吾於梅邨之詩亦云

步兵詠懷諸篇上抗漢魏下揜南朝五言一大宗也唐初陳伯玉首以復古自任而張曲江羽翼之開有唐一代風氣然其源實出於詠懷步兵洵不可幾哉

潘四農先生之於阮步兵也謂其諛事晉文比之劉子駿之於新莽陳伯玉之於金輪噫甚矣步兵身丁當塗典午

之交未嘗一履台鼎以酒狂自晦其詠懷諸詩文隱旨遠  
伊鬱而不自伸非無所激於中者徒以勸進一表爲世口  
實然晉文置碁人主翻覆之局已成步兵卽不爲之甯能  
使之不篡況乘其醉而強之耶先生維持詩教蒙所服膺  
而於步兵云云則亦未免於深刻也

右軍草有隸在大令草有篆在過庭謹守繩尺不敢少縱  
殆草中之院體矣

凡書始貴能合終貴能離以今之善書者證之能合不能  
離順德是也能離不能合常熟是也合亦非合武昌是也  
離亦非離道州是也

隨筆三

三

書有南北二宗南宗多毗於陽體員勁得乾之健故曰陽北宗多毗於

陰體方整得坤之順故曰陰然亦必有互根交濟處啣於一偏終非聖

諦

安吳論書頗右北宗然其所自書始終不外祕閣一帖張  
廉卿出陰用其說又際雲峰山諸刻甫興海內靡然從之

北宗遂盛

唐初四家唯永興具體山陰幾跨永禪師而上之率更河  
南皆各得其一體且規範秩然遂開院體誠懸變爲瘦硬  
致譏惡札圭峰尺步繩趨力求平實而了無勝致又其次

也

嘉道閒之能書者首推成邱次則覃谿皆謂其得力率更  
不知一則翻本圭峰一則變本圭峰於率更正爲皮傅也

李北海與徐浩蘇靈芝論者目爲一家眷屬北海沈鬱頓挫姿致天成爲趙宋諸家所自出若徐蘇則漸開後來員美一派非北海比也東坡雖嘗假途季海而韻過之則其胷次不同耳

偶讀歐陽公集有與梅聖俞一簡云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卻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仍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倦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是邪乃知古今好筆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此簡先得我心讀之啞然失笑公書未必不佳若子則誠如所論矣

張威如遂於日者家言偶論十二支所藏之干確鑿有至

隨筆二

三

理爰舉其說而論之以質世之知命者子爲陰水而藏癸之陰水午爲陰火而藏丁之陰火卯爲陰木而藏乙之陰木酉爲陰金而藏辛之陰金寅爲陽木而藏甲之陽木申爲陽金而藏庚之陽金巳爲陽火而藏丙之陽火亥爲陽水而藏壬之陽水辰戌爲陽土而皆藏戊亦陽土也丑未皆陰土而皆藏己亦陰土也此皆陰藏陰陽藏陽以類相從者也以三合言之寅午戌火也故寅藏丙爲陽火午戌皆藏丁爲陰火申子辰水也故申藏壬爲陽水子辰皆藏癸爲陰水巳酉丑金也故巳藏庚爲陽金酉丑皆藏辛爲陰金亥卯未木也故亥藏甲爲陽木卯未皆藏乙爲陰木此皆陽一而陰二君臣之義也以四方言之寅卯辰東方

萬盒隨筆卷四

金壇馮煦

王先生思任明之遺老也弘光中羈屑江左盡焉傷之爲萬古愁雜劇一篇激楚之音不堪卒讀其辭曰初混沌元包都被那老盤皇無端囉哩生刺刺捏兩丸金彈子撮幾粒碎塵礮瞞天說謊云是烏飛兔走五岳也山壕併注幾條兒疥路挖半掌兒蛙泔道黃河九曲來天上江漢千支入海潮弄這虛囂入拍老女媧斷甚麼柱天鼇老巢氏架甚麼避風巢那不識字的老庖犧畫甚麼奇和偶那不知味的老神農嘗甚麼卉和草更可恨惹禍招非的老軒轅彌天擺下魚龍陣匝地掀成虎豹韜遂留下一把萬古殺

隨筆四

入刀

初拍

笑笑笑那平天成地的老唐堯何不把自己

丹朱兒來教導笑笑笑那封山濬川的老虞姚終日裏咨稷契拜皋陶命伯禹殺三苗收玉帛費羊羔到頭來只博得湘江兩淚悲新竹衡岳枯骸葬野蒿試向那九嶷山前聽杜宇一聲聲不如歸去叫到曉放拍可憐那崇伯子股無毛轉眼兒被寒家滑吏奪了頭標我一齣沒下梢禁死南巢那小子履真無道聽一個老耕夫把其主勦盡道是三宗享國能長久七聖風流信可標誰知道六百年夢一覺冤家對頭緊跟著瓊臺萬嶽青燐冷隻首孤懸太白搖方信道因果昭大拍仗黃鉞陣雲高逞鷹揚血杵漂誰知有同室鴟鴞破斧興譎天顯揮刀這轉瞬間早被商

家笑縱有那薄伐南仲清風尹吉嶽降申甫到頭來救不  
得驪山一燦宗周燎函關半夜催書到泗濱片刻淪神寶  
試聽那靡靡行邁黍離歌依稀是漸漸麥秀狡童調變卅  
最可笑那喜弄筆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死骷髏  
弄得七顛八倒那愛鬪口的老嶧山把三皇五帝的寬頭  
巾說的沒頭沒腦更有那騎青牛談元說妙賦鵬鳥汗漫  
逍遙還記不得許多秦關楚嶠蘭卿鬼老蛙鳴蟬噪長言  
短調大都是扯寬脾斬不了葛藤騙獸人弄糊猴的圈套  
疊聲奏咸陽氣正豪六鵲巢俱埽人魚膏炤不了三泉燭  
綠雲鬢妝不了阿房俏瑯琊碑鏤不了秦宮號童女郎採  
不了長生料怎知一霎時赤帝子蛇分道鉅鹿北邯戈倒

隨筆四

二

函關上疑旌耀軛道旁嬰前導試看那咸陽三月徹天紅  
纔雪得關東六主泉台悞鈞天廣還有那莽亭長唱大風  
一套遂做了漢家天子壓羣豪還有那小秦王勝枯棋幾  
道遂做了唐家大帝擁神皋還有那香孩兒結相知幾老  
遂向那陳橋古驛換黃袍當時將相蕭曹文學虞姚草詔  
儀陶共道是金甌無缺玉燭長調誰知道醜巨君早摹搦  
了金滕誥小曹瞞早逗寫了山陽表碭山賊早鑿開了九  
龍沼五國城預圖畫了雙昏趙皋亭山明欺著孤兒藐祇  
賸得未央春老華清秋早六林樹香至如今狐蹤兔跡說  
甚麼五代六朝惟有我大明太祖定鼎金陵早收獵虎  
禮賢豪東征西討霧捲雲消把那不見天日的山前山後

洗滌的風清月皎把那極醜的龍盤虎踞妝點出東京  
西鎬胡言胡服生劈開中華夷獠真箇是南衝漲海標銅  
柱北碎冰崖試寶刀更喜的十七葉聖神孫子一个个垂  
裳問道食旰衣宵 誰知有大孽芽風波鬧生幾個翦毛  
挾幾把短刀不提防竟衝破了殺函道望秦川旄頭正高  
望燕臺櫓槍正搖一霎時把二百七十年舊神京平踞做  
妖孤踔 痛痛痛痛的是十七載聖明天子橫屍在長安  
道痛痛痛痛的是誦關雎頌徽音聖母拋骨在宮門沒有  
箇老宮娥私悲悼痛痛痛痛的是無罪過的二王竟攪做  
青草料痛痛痛痛的是掌上珠的小公主一劍向昭陽倒  
痛痛痛痛的是有聖德的東宮砍做血蝦蟆痛痛痛痛的

隨筆四

三

是奉寶冊的長信宮隻身兒失陷在賊巢查 恨的是左  
班官平日裏受皇恩沾封誥烏紗罩首金帶圍腰今日个  
个向賊廷稽顙的早那如鬼如蛾的文人蠅營苟苟還懷  
著幾句勸進表那不爭氣的蠢公侯如羊如豕盡斬首在  
東城喚嬌滴滴的處子白日裏恣淫姦俊翩翩的縉紳們  
牽去做供奉龍陽料更可恨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  
廢早朝便萬斬也難饒 沒一箇建旌旗下井陘張天討  
沒一箇鞭鐵騎渡黃河使賊膽搖沒一箇痛哭秦廷學楚  
包沒一箇灑淚新亭仿晉導沒一箇擊江楫風湧怒濤高  
沒一箇舞雞鳴雲浸月痕小沒一箇擁孤城碎齒在睢陽  
廟沒一箇噴賊血截舌是常山杲大都是黑夜風聲盡遁

逃把青齊冤翼拱手兒送的好誇定冊號翼戴鐵券兒燬  
耀倚狐朋樹狗黨蝸蝓般囉啣怕掌大的兩淮供不起羣  
狐炒更半璧的南江下不得諸公釣反讓那古建州做了  
哭義帝的隆準公軍容素縞可憐那圖報雪的將軍做了  
絕救兵的李都尉辮髮纓帽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  
不差殺人也麼哥尙敢貪天功向秦淮渡口把威權耀  
再不向小朝廷拜獻降胡表再不向錢國苦納通關鈔  
再不向眾醉鄉跪進精渾瀑拔盡了鼠狼毫椎碎了陳元  
寶萬石君別處擾檣先生絕了交我自向長林深草山嶠  
海輿一曲伴漁樵遇著那野衲子參幾句禪機妙遇著  
那老道士訪幾處蓬萊島遇著那村農夫醉一回田家樂

隨筆四

四

遇著那小乞兒唱一套蓮花落悶時節登高山攀絕巘把  
我那殉社稷的苦君王和淚也把孤魂弔把我那沒祭祀  
的小東宮奠一碗涼漿和麥飯也澆把我那死忠義的先  
生們千叩首萬合掌兒高聲表春草生天桃笑黃鸝鳴竹  
影搖涼風吹纖纖月色照寒袍彤雲佈六花綽約點霜旌  
倚梅梢柳梢過僧寮佛寮聽鐘敲鼓敲步山椒麓椒看松  
濤海濤挂詩瓢酒瓢對日高月高玩花飄葉飄任意逍遙  
物外游遨砍破塵牢跳脫凡囂到頭來沒些兒半愁半惱  
真个是大海魚騰空鳥翻身直透出碧雲霄倘更有銀青  
作餌金紫爲綸恢天佈網密地張羅吓吓我老先生擺  
尾搖頭一去再不來了勸君更進一杯酒與爾同消萬

古愁

光緒甲午夏五月日本構釁朝鮮八月而後其變益急九月初一日初六日初九日翰林官三上公摺照皆與焉初一日則請再起恭邸初九日則請借英國兵輪以攻倭皆侍讀學士文廷式爲之首初六日則劾北洋大臣李鴻章編修丁立鈞爲之首疏尤切至海內傳之其疏曰伏惟倭人肇釁變亂藩封違約犯順恭讀七月初一日宣戰詔書仰見我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仁至義盡薄海同欽乃者兩月以來事機屢變債軍失地警報疊聞朝野震驚人心岌岌恭讀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懿旨以干戈未戢停辦一頤和園受賀典禮一深宮焦勞之意感動中

隨筆四

五

外敷天率土切齒同仇而禍變之從來事機之貽誤始終本末可得而言敢爲我一皇上披瀝陳之竊聞倭人國勢兵力不能與西洋各國同年而語國債多而民力困則根本未堅也有快船而無巨艦則武備不足也兵出於猝募非訓練之師也權紛於黨論非畫一之政也兵事之興凡曾經戰陳之士通達夷情之人莫不以爲螳臂當車應時立碎雖西人亦鑿鑿言之而事竟有天謬不然者韓城失矣未幾復敗於牙山成川棄矣未幾復潰於平壤漢江之沈艦不歸六島之戰船復毀威旅爲海門鎖鑰今則游弋不禁矣義州爲奉天屏蔽今則藩籬盡撤矣用一衛汝貴而百戰之淮軍化爲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枝之鐵甲盡

屬漏舟朝鮮不可復方且急圖們鴨綠之防仁川不可窺  
方且憂大沽北塘之警誰總師干誰司進止以大禦小以  
強敵弱潰敗決裂一至於此不能不太息痛恨於昏庸  
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也李鴻章受命東援而陰勒  
諸將密爲箝制既故不爲先事之防復屢掣其臨時之肘  
統計小浦之戰牙山之戰平壤之戰六島之戰皆我軍端  
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圍攻其實決不能以此望和而事機  
一失徒以損國威而張敵勢倭人唯事事先發故能制  
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後發故始終爲倭人所制遷延坐誤  
全局瓦解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一也兵行千里轉運爲  
先內地尙設糧臺何況出師疆外至與外洋各國相角尤

六

以槍礮爲急需李鴻章更厯兵事三十餘年豈其慮不及  
此而牙山之軍缺軍火缺糧餉於前平壤之軍缺軍火缺  
糧餉於後長夫不備車馱無資兵自負糧槍無餘彈以致  
饑軍掠食結怨韓民戰士死綏徒手相搏以二十年朝  
廷所注意海內所仰望之重軍徒以無糧無械束手就斃  
皆李鴻章信任私人不肯早設糧臺之故此天下所太息  
痛恨者二也倭人甘心韓地蓄志有年今歲春初萌芽已  
露北洋於外事消息最靈豈竟一無聞見及乎事之將起  
袁世凱深悉倭情屢騰密報若使倭韓形勢早達朝廷  
則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無如李鴻章始則模  
糊影響諱莫如深繼則揚厲鋪張肆其恫喝直至事機決

裂而倭人陰謀之本末疆臣知之 朝廷仍不盡知聞  
朝旨詔詢袁世凱而李鴻章展轉禁錮不使至京代陳各  
路電奏時刪改以就該督意旨務使真實詳情不得上聞  
廟算指揮無憑遙度姦欺蒙蔽罪不勝誅此天下所太息  
痛恨者三也比年以來天下之利權李鴻章縮之天下之  
兵權亦李鴻章主之 朝廷倚李鴻章爲長城李鴻章廣  
蓄私人以欺罔 朝廷盛宣懷爲耳目張士珩爲心腹丁  
汝昌衛汝貴爲爪牙龔照輿劉含芳爲羽翼此數人者皆  
天下所姦笑指目而李鴻章以之分布於海關電報糧臺  
軍械各關係軍國重要之區窟穴深固牢不可拔平時病  
民蠹國事皆墮壞於冥冥之中豈平有事之秋譁張爲幻

隨筆四

七

不惟助李鴻章以欺罔 朝廷抑且賣李鴻章以邀利而  
有所不卹而李鴻章方且卵翼之濡沫之爲之仇抵言官  
變亂黑白甚至奉 諭撤退之丁汝昌而抗不遵 旨坐  
使數千里藩封斷送於三五小人之手此天下所太息痛  
恨者四也尤有甚者倭米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  
倭誅被獲除或明縱或私放外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  
天津縣獲究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經芳爲  
之說情倭姦石川氏及軍械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經  
芳及軍械所局員而盛宣懷述李鴻章意勒令天津縣李  
振鵬改供爲李振鵬駁斥臺灣掣獲倭船乃爲之請 旨  
釋放軍械所歷年所儲槍礮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

猶檢出不合用之前膛槍子賣與日本得銀十四萬兩局員朋分而李鴻章爲之補給領字外閒並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之公司李經芳又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以故李鴻章利令智昏爲倭牽鼻聞敗則喜聞勝則憂雖道路之言而萬口流傳豈得無因而至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五也綜論此次敗衄之故由海軍之不得力而海軍則丁汝昌主之從前避倭不敢當敵及至渡送銘軍倉卒接戰而致遠船衝鋒獨進無一艦繼之者則丁汝昌之督帥爲有方乎斬先逃之濟遠管帶而獨寬統帥之罰則於法爲未平海軍之氣竊恐斷不能振陸軍之敗由衛汝貴望風先逃而葉志超繼之聞先敗

隨筆四

八

之數日左寶貴密電北洋有如撤回衛汝貴一軍則諸軍尚可致死否則同歸於盡之語蓋以衛軍虐遇韓民姦淫擄掠無所不至以至韓人視我如仇大軍無所得食軍敗之時衛汝貴父子伏叢葦中幾爲其下所殺此又平時尅扣糧餉虐遇軍士所致種種罪狀罄竹難書然而天下之人知 朝廷必不能誅此兩人也李鴻章一日不去北洋則兩巨姦者一日不能伏法三軍之氣一日不能振作潰敗之局一日不能挽回何也三軍之氣視統帥之賞罰爲鼓舞如海軍劉步蟾被劾而李鴻章反使護水督林國祥力竭船沈而李鴻章反請暫革甚且以首先潰退貽誤大局之衛汝貴而李鴻章以爲得力種種顛倒功罪務使敢

戰之士人人氣沮如此而三軍之眾有不解體者乎倭主  
出居廣島親自督師八月初間即聞有限二十日取平壤  
之說而平壤果於十六日失守今又聞以四禮拜取奉天  
矣又聞限九月內破津沽矣敵兵號稱九萬大舉入寇朝  
鮮不已進而盛京津沽不已則京師重地所必窺伺  
我戰守之備無一足恃而專委命於一昏庸驕蹇喪心誤  
國之李鴻章如此而謂陵寢之必無動京師之必無  
警誰能保之軍事初起之時若宋慶若劉永福皆忠勇憤  
發請赴前敵而皆阻於李鴻章之壅遏即淮軍一聶士成  
津人一曹克忠號稱能戰於諸將中爲優而李鴻章必黨  
其私人而遏抑之頃聞命宋慶節制前敵諸軍矣若仍

隨筆四

九

以李鴻章爲後路恐意見未融接濟餉械未必應手平壤  
覆轍可爲寒心天下士民公論謂李鴻章如不以嚴譴去  
津則天下之精兵猛將必不能得其死力以挽回旣潰之  
局故李鴻章一人之去實於宗社安危生民休戚大有  
關係伏惟皇上乾斷立賜施行若再囿於庸議遷就遲  
疑則士氣仍前衰蕙而奉天之震動威旅之不守皆在意  
中萬一陪都有失近畿告警變起倉卒雖食賊臣之肉  
於事奚裨且恐以罪人不去之故致朝廷日下急詔而  
天下之兵觀望不前有非臣子所忍言者此所爲同聲感  
憤而不敢不泣陳我皇上之前者也如蒙皇上采擇  
芻言斷以行之請量簡南省知兵大員老成宿望者星

馳往代速籌守備則宗社以安軍氣以振恢復東藩企  
踵可待天下生民幸甚

甲午年十二月初二日御史安維峻劾北洋大臣李鴻章  
其疏曰竊北洋大臣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倭賊犯  
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  
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  
施接濟倭賊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於  
我軍前敵糧饟火器則故意勒掎之有言戰者動遭嚇斥  
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先退避  
偶遇賊卽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言之  
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衛汝貴均係革職拏問之人藏匿

隨筆四

十

天津以督署爲遁逃藪人言嘖嘖恐非無因而於拏問之  
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并謂美國人有能作霧氣者必  
須丁汝昌破之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直陳於君父  
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無人敢爲爭論者  
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  
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  
未明奉諭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舉不可對人言既  
不能以生死爭復不能以利害爭祇得爲掩耳盜鈴之事  
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邵友濂有隙竟敢  
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芳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  
李經芳乃倭逆之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

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賊之計倭賊之議和誘我也彼既外強中乾我不能激勵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俛首聽命於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且謂和議出自 皇太后旨意太監李連英時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 皇太后既歸政 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 祖 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連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 祖 宗法制李連英豈復可容惟是 朝廷被李鴻章恫喝不及詳審而樞臣中或係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謀反姑事調停初不知李鴻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

隨筆四

十一

淮軍將領皆貪利小人無大伎倆其士卒橫被剋扣則皆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鴻章有餘此其不能之實在情形也若能反則早反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掣制 朝廷抗違 諭旨彼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 皇上並不復知有 皇太后竟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 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戰倭賊破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 祖 宗鑒臨臣實不懼是敢披肝膽冒斧鑕痛哭直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疏上 皇太后震怒 命褫維峻職發軍臺蓋懼開離間之端也臺官莫敢申救與六舟文論及之文謂宋蘇軾諫蔡確事與此頗肖

予爰本之草一疏云本月初二日御史安維峻呈遞封奏肆口妄言有革職發往軍臺之語命伏念維峻雖有言職而修辭不慎固其罪所應得然竊以爲聞譽而喜聞毀而怒常人之情則然若聖人則譽之不加喜毀之不加怒同治初元庶吉士嚴辰散館賦中用女中堯舜之語皇太后特降明諭抑置下等爲迎合佞諛者戒此聖人之譽不加喜也我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宣宗皆優旨嘉納此聖人之毀不加怒也皇太后聖德懋昭上媿高宗宣宗以辰之言揆之旣譽之而不加喜也卽維峻之奏或以上聞意者如天之量亦必曲予優容有毀之而不加怒

隨筆四

三

者昔宋臣蔡確作詩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蘇軾密諫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上孝治若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寬貸如此則仁孝兩得矣今維峻之事與確略同若皇上懲之於前而皇太后釋之於後其爲仁孝當遠過宋宣仁后神宗萬萬矣抑軾之上神宗書也有曰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壬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其言深切著明足爲殷鑒伏讀初二日上諭云近因時事多艱凡遇言官論奏無不虛衷容納卽

或措詞失當亦不加以譴責是 皇上納諫之盛心尤爲天下臣民所共仰今以維峻之故萬一臺諫諸臣引維峻爲戒相牽箝口結舌於政治得失民俗利病不敢復有陳列至如軾所言習慣成風紀綱一廢者恐且重勞 皇太后宵旰憂勤與 皇上恪恭求治之心矣疏成請掌院學士代奏徐蔭軒師桐尼之子曰師誠愛煦然上而獲罪當亦不過維峻比煦不憾也師曰子毋然 兩宮之旨聞有未融多一言則多一意萬一激而成它變子獲罪雖不憾於心能安之乎子乃不復爭此初九日事也歸以疏示同官亦無取之者後四日維峻行

戊申朴生在法部時曾擬明倫尙恥一疏請本衙門堂官

隨筆四

三

代奏有格之者遂不果上然其言實足救當時之弊而天下所不敢言也附錄于此以見國非無人謀適不用耳其疏云竊以唐虞至今四千餘年中國所以立國而至令存者有國教以維繫人心也國教者何蓋自舜命司徒立五教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生民以來人與人相交際之綱維人所以異于禽獸之大防世界以此而彌綸文化以此而日進尋繹經訓本有各盡其道之義初充偏重極端之文易家人卦曰父子夫婦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學言文王止仁止敬止孝慈信孟子言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其他經傳言人倫各盡其分之義甚多今東西各國教化之美者恆必由之信爲世界之公理立國之公例日本明治二十三年十月日皇

敕云汝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主和朋友有信恭儉持已博愛及眾進德修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品而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有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斯道也通于古今而不繆施諸中外而不悖此日本立國之宗本所以國勢日進能使舉國一心同仇敵愾端繫于此乃人方漸卽于修明我乃日趨于破壞人心漸滅國勢安依昔孔孟論政論教大端必歸孝弟忠信朱子鹿洞規約首揭五教之目自漢迄明賢君明勳及教育之大儒莫不本五教爲歸我朝列聖統繼唐虞道宗孔孟三百年來政教修明紀綱整肅今應請 頒明詔申明五教之原理與中國存亡之關係以正

隨筆四

十四

人心而定國是必使道宗于一則雖百度更張不致泯棼召亂此明倫之要也虞書舜于皋陶咨答最詳切著明益有今泰西司法權獨立之義孟子桃應一章足證古昔天子亦受司法權之裁判其所以明五刑以弼五教者亦使臣庶罔或干正刑期無刑而已夫民不犯正國不犯刑卽孔子所云有恥且格之義其在亂世孟子有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又云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與不犯正期無刑之旨正成反比例其致此之由卽孟子所云無所用恥也管仲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又曰明恥教戰求殺

敵也由此觀之國有恥則興盛无恥則滅亡今東西強國之民莫不知愛國莫不貴自立惟以國之弱于人奴于人滅于人爲大恥也故其國愈強者必其人格愈高人格之愈高由其國家之所以養民恥尊人格者愈重此殆爲世界之公例即監獄一端以觀之必使慈善家爲獄官囚者出恥心監獄官洎查獄大臣見囚者無不答禮凡此皆尊養人格之證今苟圖存則必尙恥欲民知恥必官先尙恥官之可恥者不一端必以戒貪賄爲首官不貪賄則夤緣奔競之風欺罔卑賤之習漸可祛革而欲求屬官之不貪必先禁上官之受賄上下皆知貪賄之可恥則必知政教隳弛國家危亡之愈可恥官皆知以恥自勵以之莅事則事治以之治兵則兵強故舉國之人

隨筆四

五

皆有恥乃可以雪國之大恥德之勝法日之勝俄皆舉國三十年而後圖成朝廷一旦下哀痛之詔減上方之供實行廓清積弊明定責成之旨庶官方清肅則政法聿修民氣振新則國恥可復日本明治維新累下勞身責躬之詔又以軍費不足歲省內廷費三十萬元爲民倡此即古者明恥教戰之意亦中國歷代賢君所時舉者我朝開國迄今列聖減獻卻貢吏不勝書我皇太后皇上每遇偏災立頒內帑民心愛戴中外同欽今于改定官制之初寓劭厲廉恥之義古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不外是矣右陳二端一尚恥似爲立國之大本憲政之根原古人有云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

之法度蓋人心爲萬事之本人心不正則國無以治人心不一則國無以強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方今人心澆詐以在官者爲最甚雖改定官制法精意密而官猶是官人猶是人恐立一部署行一新政不旋踵而從前之積弊卽生于其中不獨無望國之富強抑且速人之取侮蓋不改革則後猶可望既改革或阻害反多昔埃及立憲以國權既失而召亡今俄國立憲以積弊未除而滋亂人心之害及于政治遂關國之治亂存亡況五教爲中國五千年立國之本今人言國粹國魂皆未及此有恥爲生人羞惡之良使非先明倫尙恥恐未易言政教也謹案明倫必先崇禮尙恥莫若除弊中國以禮立國經傳昭垂

隨筆四

六

不勝觀縷傳云魯以猶秉周禮弭敵謀而後亡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禮定命仰考唐虞三代俯察東西各國似宜先修改朝會覲宴之禮今之朝儀皆沿叔孫通所襲秦制累朝益加尊崇以致上一時以詭漢祖迄唐宋元明下睽隔釀爲積弱之勢以及朝野通行之五禮父母喪必與民生日用之常則皆當斟酌古今釐爲定制頒行通國茲事體大非一二端所可盡必搜討秦漢以前之典籍與東西通行之規則因時制宜著爲國禮以備采擇固非一人一日之事也今歐美政俗多有與我古至去弊必自官始必先論能專任舜命九官各不相兼東西各國入任官皆終其身於一職分定責成優給廉俸明立資格東西各國官制自政黨大臣以下未有不有資格者所以杜倖進息奔競專職業關于國非外政者非淺也用人之弊當去私辦事之弊當去祕非外軍

事二者皆無所祕京曹有同部兩司不  
相聞同司兩人不與聞者甚非治理  
積私之弊必至官無真才而鬪允詖躁之人競進積祕之  
弊必至國無善政或且失權失地而天下不知即知之亦  
漠不相關于中如秦越人之肥瘠積隔之弊必至人盡離  
心內以釀亂黨盜匪之禍外以啟南胡北越之謀今東西  
強國皆以君臣一德舉國一心情聯意屬无少睽隔而與  
我國氣象正與相反不獨朝野相隔堂堂廉相隔長官與屬  
吏相隔州縣與紳民相隔甚至一邑一家彼此莫不相隔  
宜外人笑我為四萬萬國也至民身之弊男為鴉片女為  
纏足二弊不去民身無由而強民心之弊一為愚柔愚則不知  
愛國愛家柔則不能衛國衛家一為依賴父有百畝子即不思自一為私

隨筆四

七

戾父子夫婦以細故而忿爭兄弟以財產而鬪門比比皆是一為放縱古者民生日用猶可徵見今泰西望國于言動食息往來酬酢及舟車公圍街衢等事皆有法制無不遵行以我較之文野判然  
諸弊不去終無以自立于物競爭存之世禮不修則倫无  
自明弊不去則恥无由生政俗積漸二千餘年其事非數  
言可畢非數年可挽非奮之以果力精心俟之于百年必  
世庶有挽回之一日然即今不圖亦終淪胥同盡而已  
予性簡無他嗜唯嗜書先世圖籍燬於楮寇客授四方供  
職輦下迄於外除凡得書幾百櫃嘗用四庫及孫星衍氏  
平津館例為之目而著其大凡於此

經部 易 書 詩以上從四庫從孫 禮之一周禮 禮之二儀

禮 禮之三禮記 禮之四三禮通義從四庫凡通言三禮者入之

禮之五雜禮書從四庫凡鄉俗之禮皆入之如溫公書儀之屬禮之六樂四庫

書下小學上孫在禮下自爲部春秋 孝經 論語從四庫爾雅從四庫

小學 孟子從四庫五經總義從四庫四書從四庫

小學之一訓詁從四庫孫凡字書凡訓釋字義皆入之如方言廣雅之屬小學之二

字書從四庫從孫凡文字皆入之如說文之屬小學之三韻書從四庫孫作音學凡音聲

史部 正史 編年以上從四庫紀事從孫四庫作雜史從四庫

四庫分別史雜史爲二 傳記從四庫從孫凡記一 故事從孫

從孫之一詔令 故事之二章奏 故事之三掌故

史論從孫四庫史鈔從四庫天文四庫入子部孫自爲部

五行皆爲 之一天部從孫四庫天文之二算法從孫四庫

隨筆四

書 天文之三五行術數從孫地理從四庫之一總編從四庫

地理之二分編從孫古方地理之三山川古蹟從四庫

編分 地理之四今志書

子部 儒 道從孫四庫 兵 法從四庫 孫作 農 醫從四庫

爲部 雜家之一雜學從四庫凡薈萃眾說皆 雜家之

二雜攷從四庫凡叢殘掌故皆入之如呂覽淮南之屬 雜家之

自爲部 雜家之四類書四庫孫並自 譜錄之三金石刻附篆 譜錄之一經

今併之 譜錄之二族姓 譜錄之三金石刻附篆 譜錄之一經

籍書目 譜錄之五聲律琴譜曲譜 譜錄之六器用

四書畫附家藏名蹟目 譜錄之七草木鳥獸蟲魚釋

集部 別集 總集 詩文評以上從四庫 詞之一詞集

詞之二詞選 詞之三詞話 詞之四詞韻 詞之五

南北曲四庫孫均不載

尺牘四庫孫均不載

附制舉文字之一四

書文之二律賦之三試帖詩之四策

丁丑元旦客夔州曾爲自箴一篇今錄於此日月不居又二十六年矣歲不我與終焉無聞始自賊邪箴曰嗟乎汝生三十有五年矣道無積於躬澤無及於物同祖同父之人老無以養壯無以取孤無以立汝猶頑然泰然悠悠忽忽不求所以盡其職謂汝非人邪汝亦冠章甫而服逢掖謂汝而人邪汝何以爲游民惰民之率汝謂無心邪汝何不寒而不衣飢而不食汝謂無耳目邪汝何不清易清濁而顛倒白黑汝而人也且人而有心與耳目也今與汝約

隨筆四

九

汝其矢汝志翼汝德廣汝識以大養汝氣以直勿學違其用勿言過其實勿務流俗之譽勿怨幽獨之失持一行勿有初而鮮終治一事勿辟難而就易悻悻者非乾之剛也汝抑靡靡者非坤之柔也汝植汝而頑然泰然悠悠忽忽不求所以盡其職爲三十四年之汝乎是曰自賊

甲午十月初七日庚戌妹挈湯甥南歸送者一嫗一婢一僕予送之東便門揮涕而別而令鳳山送至津同行者少滄佛青我山也予丁亥之北征也婦若妹若湯甥若篋若婁頗有家人之樂曾不十年篋矣婦亡矣婁持喪歸矣今妹與湯甥又去獨予以一身羈此尙有生人之趣耶生死聚散之感又有窮期邪尤可異者其時攜僕三曰張銘

曰二吳以大小別之婢一曰文若其氏王僕並散歸婢嫁沈且歲餘矣南中舊人遂無一在左右者噫薄泉微甫來安章幼叔同年法護簡穆味道畏友也甲午冬以書規予云執事邇來車馬太忙交游太廣慮神理未盡葆齋甚失養生之道自今以始惟一切收視反聽墮聽黜明勿稍參智勇功名之心勿再爲少年喜事者所牽率則善矣直友良箴當銘坐右其與孫少鼎同年傳爽書尤篤至書云弟索居街卹忽忽若忘偶有翻閱揜卷遺失神志大非昔比近在豐山就一小席妻孥鄉居疏淡自給種蔬灌園勉令習苦冀越人之安越也前辱明教不敢自棄搗來鄉城頗有講說少闡性善之旨聽者正多亦難期近效聞月樵

隨筆四

三

先生遽厭世吾黨失一嚴事之友矣累晷不已仲勉境地如果通透直一延平通伯之廬江否又聞季白改官湖南田生仍繫京輦茵溷之喻芻狗之言將不謂是耶餘園之游一舍那頃追憶有如天上三十年爲一世吾輩生未五十所歷已不啻百劫蟲沙矣四大若空一切泡影无堅牢者滅情棄智固虧正教顛倒縛繫又將何爲此中消息致難領會十九首曰思還故里廬欲歸道無因唐人句曰惟憐一燈影萬里眼中明靜中舉此四語當一禪榻願與兄參之

殊因筆勢難盡想盡豈止甲午冬也書感

偶於舊書中檢得乙亥冬十月荆州道中與淑泉端甫季子禮卿書一通俯仰陳迹再閱終星而當日離索之感羈

旅之况歷歷如在錄之以識不忘云 漱泉端甫季子禮卿無恙舟中作字甚苦每夕燭下書數行有得卽書不復有端緒也觀者可以哀其遇已 十月二十六日附一舟載木棉子蝨其中中可容一几一榻高不及身之半藉木棉爲榻坐處亦不能越尺寸几則以匱代之實亦無几與榻也去年西征得詩文盈一冊頗有吟歎之樂今墮釜底白晝暝不見物并此樂亦不得矣日日飯惟脫粟一器無蔬無穀也有亦不可食季子餉我魚脯每飯以少許佐之約爲三十分備一月需也昔范文正畫粥今我畫魚脯視文正爲過東坡一食晶飯而苦之今幾日食糞飯東坡猶過我也然而有念焉甲子自燕奔母喪七月至齊河

隨筆四

三

溢八十里三日乃渡舟小十數人皆露坐雨至則自髮泔泔注於足又無所得食亦不餒也今視之不霄淵哉又嘗聞端甫云昔辟寇澤中日以魚爲飯久則喉中柴棘不能咽今亦不至是雖脫粟而所食不少減此故耳二十九日蒿倉 漱泉北征有資否得仲兄消息否白雲輪船與楊仁山兩寄未提及呂宋錢以我度之如家中節齋當可畢今歲故不再與曉蓮丈相通若竟不足漱泉仍謀之慰農丈禮卿亦可恐禮卿同偈仄耳 今日至螺山舟中淒寂念兒與妻子在實應妹在江甯各不相見彼世之錄錄者流或終身戶庭父子兄弟夫婦相守至於老死不復知世有離別事何修而然耶以釋氏之說衡之予過去因中必

離人骨肉今得骨肉離報必在官不應遣而遣在軍不應  
調而調今得一身羈旅或數百里或數千里寒暑不得休  
報釋氏有懺悔法子何從而懺悔之 篋中有近二十年  
場屋之文所謂時墨者取而視之欲得癡肥輭媚者三十  
篇藥我之病竟不可得漱泉禮卿有以益我否又今年之  
役雖曰無知我者然文亦未至無憾或益深造於前人之  
文且恐一改絃易轍而明筆卽以此取則更無以自解於  
心理欲交相戰亦望漱泉禮卿爲我決也十一月朔蒿盦  
禮卿起居如何何日爲吳中之游漢書一役勿忘勿忘奇  
寒弱植亦勿粵游也今日所行皆夏中與禮卿俱者步步  
陳迹而漢陰江表相去邈縣每泊舟時見平沙迴野則思

隨筆四

三

觀禮卿習射之樂忽幾如隔世何必都尉絕漠開府北  
庭而後撫膺雪涕哉 數日來疥生於股際坐處尤密日  
中了無所苦夜則奇癢幾至不眠疥一小人也白日昭昭  
亦知斂戢至昏夜則肆其志而逞其毒子而有是疾其亦  
有墮行於冥冥者耶 二日蒿盦 端甫近何所爲予在江  
甯時端甫實左右之今則如瞽之無相嬰兒之無阿保莫  
可告訴乃知端甫之可感而爲今人所難也予願天下之  
求友者皆友端甫又願天下之友皆如端甫使予所至而  
有左右之者豈不幸哉 今日阻風荆河口舟中悶極始  
知素位之難蓋其極處卽是止至善何也君臣父子各素  
乎位非至善所在乎不願乎外非止乎且不願乎外卽不

怨天不尤人之本也如予今日羈旅之人也而必思閉戶  
與家人相守之樂尙得爲素位耶思此樂而不得則不得  
不怨不得不尤尙得爲不願乎外耶故素位難不願乎外  
尤難貧賤患難無可解免彼其人何嘗不素位然苟少願  
乎貧賤患難之外雖素位亦不得爲素位也三日萬倉  
季子近有詩否今日風雨欲雪不得行枕上得一律答季  
子卽用季子送我韻并寄漱泉端甫禮卿詩云少年江表  
輕言別今日天涯始覺愁歲尙羈千里權朝寒重御十  
年裘鍾陵東去容高隱湘水南來接素秋誰識能文舊王  
粲一篷寒雨在荊州生平不喜白陸詩而所作往往似之  
率意而爲其流必至於是何以教我且荊河口始是荊州

隨筆四

三

治內實亦未到荊州爲韻所迫不得不爾亦諒我也四日  
萬倉 平明行數里風大作不得前亦不得近岸竟一日  
夜顛越急流中不能不惴惴也無書可讀無友朋可談無  
風土可游眺何必非羅剎鬼國哉偶見落葉欲爲詩口占  
得數句先以相寄亦不知能成否也句云驚沙斷磧聲如  
雨廢驛荒陂夜有霜萬物有時歸寂靜半生無著得疏狂  
空山搖落悲貞士大樹飄零泣故侯老去文章餘冷淡榻  
來天地亦牢愁四壁圖書勞檢校萬家烟火待樵蘇翻覆  
無端參世事榮枯一致見天心一代乾坤誰碩果百年身  
世此勞薪此二句頗自喜欲書作楹帖子也五日萬倉時  
阻風荊河口者三日矣 終日靜坐乃知意之難防忽起

忽滅若卽若離善惡雜揉眞妄交戰易云憧憧往來有以  
夫夫冥心息慮非聖不能下此則當讀書窮理使此心有  
所棲泊庶不爲意所轉而消其清明之本體蓋上則周子  
所謂無欲故靜而下則程子所謂有主則虛也歸時當乞  
剛已文書此八字懸之坐右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有主則  
虛不知確是程子語否無書可檢幸相示也 落葉又得  
四句云升堂入室知無分帶水沾泥定有因如此蕭騷君  
莫歎清陰曾覆熱中人六日蒿廬 疥之蔓延達於四支  
奈何奈何在武昌時沈奚餉我龍井茶天目山筍蓋其今  
年之越時所得也舟中食之良異於常品始知二者之眞  
然不有沈奚我亦何從知之哉沈奚貞確之守久而益固

隨筆四

十四

其念念在我尤爲人之所難客王丈四年所得只此一人  
人亦問其自待何如耳軒冕云乎哉輿臺云乎哉 今日  
得述憾文一篇至心而出不自知其詞之悲也書以相質  
足下讀之當亦爲我哀耳人之有生以有五倫反之藐躬  
豈云無憾夫未沾一命民而不臣負曝采芹未由自獻房  
闈之地委之根塵冤親二因惟其所感凡此二端無庸論  
列若夫少失乾蔭十四而孤燕游七日母又在殯天下有  
無親之國我生無爲子之時納櫬之書十歲而未竟斷機  
之教三遷而不終憾一也伯兄致命正纓臨淮仲兄杜關  
三十無偶百年馬革莫歸新息之喪一曲雉飛空和老萊  
之操憾二也女弟貞一柵內所希而幼秉貞疾長罹百憂

糗飯藜羹艱於五侯之奉藥鑪經卷甘於二氏者流跡其所遭豈不在我憾三也東髮測交厥惟毛子囊筆自效曾師所先何嘗不賞音於鍾牙忘形於莊惠撫塵之契要之白首耦耕之約誓之青山而次米一天二泉再喪問叔敖之子但解負薪定子雲之文且終覆甌後死之責百不一酬憾四也嗟嗟以此三倫積之四憾魯酒薄不能蠲長夜之忿秦箏濫不能弭終身之憂日御旣逝豈魯陽之可迴天柱已傾匪女媧所能補撫膺雪涕聊復述之八日蒿廬前有詞一冊實漱泉乞其攻我之失漱泉閱之久終有不盡言者其以我之自足不能虛己以聽之也否則自以所見之未精且確而有所不敢盡也否則恐我知其失而

隨筆四

五

益力於學將以出己上也始則我不若是旣則我知漱泉必不若是終則漱泉必不至是特以此言相激耳然爲漱泉計則不智甚矣我年長於漱泉一旦先朝露有爲我留半寸藁者則詞之一宗不責之漱泉而誰責耶故今日攻我之失我或者思而改之便省卻漱泉將來幾許心血也仍有九首在漱泉處可一一相攻勿再囁嚅自貽伊戚九日蒿廬隱侯到官後必有新政尙不至以夷變夏否書局有他刻否漱泉去後作何部署慰農丈已歸否飴澍當隸於庠叔起丈近狀如何蘋湘有消息否所處與我略同但少迫耳其一種溫雅之氣思之神往仲子勳臣小園無恙否恭甫弟兄曾見否厚卿開歲仍在炳公處否此吾黨

敦篤之士也張曉舫先生於我有忘年之好其人亦長者也雨田安負樂道有賁獲之勇然江甯有此人而竟無以自活江甯之恥也吾黨亦無以左右之使之養其節而遂其守則亦吾黨之恥也少符溫雅同於蘋湘而真摯過之伯平清才雅志自是科名中人然其審事明而持理正他日得志當甚於今之靡靡者第恐其爲不逮守耳如來江甯乞漱泉屬其將詩寫一紙與我過此則南朔異趣矣衣谷才而不遇乃自託於古之湛冥者流幾不知生之可樂而死之可悲甚矣才之不可失所養也凡此數者皆今之賢豪間者既幸而與之交矣而一去三千里外蹤迹不相聞疇昔之游渺若電謝接於耳者南蠻馭舌之音觸於目

隨筆四

三

者儻楚不知誰何之人嗟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今日已至石首三日內無風可到沙市作字甚苦涂中不再附書江甯近事及諸君子動定并乞一示相示甯詳毋略甯瑣屑毋文飾以慰飢渴之思甚幸甚幸天寒千萬珍重十一日蒿盦馮煦再拜書此書覽後乞端甫寄家仲兄使知途中情況且煦他日或滯逸樂恣嗜欲亦欲以此爲自治之藥石斷斷勿留之也煦又白然其齋擇國而待聖王也其官服亦吾黨之節也公爲歸國同飲德而興學之自昔江甯之風出吾黨亦無以爲之也其意蓋其輪而遊也雨田交負樂道有賁獲之勇然江甯有此人而竟無以自活江甯之恥也吾黨亦無以左右之使之養其節而遂其守則亦吾黨之恥也少符溫雅同於蘋湘而真摯過之伯平清才雅志自是科名中人然其審事明而持理正他日得志當甚於今之靡靡者第恐其爲不逮守耳如來江甯乞漱泉屬其將詩寫一紙與我過此則南朔異趣矣衣谷才而不遇乃自託於古之湛冥者流幾不知生之可樂而死之可悲甚矣才之不可失所養也凡此數者皆今之賢豪間者既幸而與之交矣而一去三千里外蹤迹不相聞疇昔之游渺若電謝接於耳者南蠻馭舌之音觸於目

蒿盦隨筆卷四

隨筆四

蒿盦隨筆跋

蒿盦隨筆跋

金壇馮蒿盦中丞當代耆宿羣流爭仰著述刻有蒿盦類稿三十二卷續稿三卷賸稿十六卷奏稿四卷尙廣續有作今復舉隨筆四卷以貽國榜此公六十後信筆劄記雜誦一過其閒朝章國故逸聞雅詁以至臧否人物顯示躬行論學論文藝皆抉擇精微約取廣大莫不左右逢源有從心之樂有非經生腐儒及浮華之士所能得其一班者昔施愚山先生有言曰吾詩如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亦足喻公所學所持矣公與吾家有三世之好國榜四歲而孤先大父挈國榜兄弟麻衣出拜迨辛亥後與公同寄海上時時造請十餘年所以淑國榜者備至癸

隨筆跋

一

丑有示國榜求學立身二十則刊在賸稿卷十一願以閭弱日苦塵事又感橫流世變旣亟侘傺纍然中失所守不復能自植以答公於萬一今公年八十有四辨色卽起讀書治事日有常程樂善孳孳毫而彌篤歷規大賑所施至一二千萬尋聲逐苦已飢已溺尤爲先正所未有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橫渠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嗚呼不足以振當世之士乎國榜謹以是編壽諸木昔高郵王石臞先生儀徵阮伯元太傅皆臻上壽公之學養旣足抗行而造福無量得壽將更超越之則此刻或將如宋洪容齋氏之有續筆三筆四筆五筆未已也國榜仍當執簡以從也丙寅大寒前六日門下晚學生蔣國榜謹跋

